

雁北党史资料丛书之三

日軍暴行录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

日军暴行录

主编 古鸿飞
刘焕成

中共雁北地委党史研究室

1987.12.

前 言

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人民宣告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开始。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武力，妄图“速战速决”，消灭中国抗日军队，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以便在最短时间内征服全中国。所以平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就把战火猛烈地沿平汉、平津、平绥等主要交通线延伸，攻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日寇所到之处，肆意屠杀、奸淫、掠夺、蹂躏我国同胞，竭尽其法西斯暴行之能事，妄图迫使中国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它的血腥统治。然而，它所得到的不是中国人民的屈服，恰恰相反，是中国人民的愤怒抵抗。除了极少数的民族败类甘心事敌充当汉奸外，千千万万的民族志士纷纷奔赴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创抗日根据地，发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过后，继之而来的是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他们打着“日中亲善”、“日中共存”、“共荣”的幌子，大唱什么“为中国人民谋福利，造幸福，建设王道乐土”的高调；甚至假惺惺地宣告：“皇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严禁放火、杀人、掠夺、强奸……”。但“治安肃正”恰恰是到处杀人放火，残酷镇压，疯狂地掠夺。

雁北地区是晋察冀、晋绥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蓄谋已久的掠夺目标。日本侵略者认为“蒙疆”的经济是以京包沿线为中心的，晋北的大同煤矿，察南的龙烟铁矿，资源丰富，都是军事急需物资。此外，察南、晋北的人口亦占全蒙疆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是汉人，这是极好的廉

价劳力。为此，日寇把雁北地区划为蒙疆的确保治安区。为了“确保治安”，烧杀、镇压尤为残暴。抗战初期，日寇就制造了天镇、阳高、左云、灵丘、朔县等大惨案，腥风血雨，倾袭雁北。此后，日寇大搞“肃正讨伐”、“囚笼政策”、“三光政策”、“分进合击”、“分区扫荡”、增设敌伪据点，制造无人区，在雁北进行了多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惨杀无辜群众，围剿我八路军和游击队，破坏我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企图强化其占领区。血迹斑斑的事实戳穿了日寇所谓的“日中亲善、王道乐土”的真面目！然而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八路军和广大人民，群情愤慨，奋起反击。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奔袭斗争中，前仆后继，奋勇杀敌。到头来不是中国人民被征服，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彻底灭亡，它终于在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滚出了中国领土；罪魁祸首受到了历史的审判，走上了断头台。

前几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审定其历史教课书中，却用“进入”掩盖其侵略罪责，妄图歪曲和粉饰其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他们还狂妄地把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责任，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激烈地进行了反抗的结果，这真是咄咄怪事！难道中国人民只能俯首听命，任人宰割？而不能对侵略者予以反抗？这再次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

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本书所记述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雁北地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仅仅是日军侵华罪行的一小部分。其中如有错漏，望知情者予以补正。

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男女烈士，应该世代受到人们的尊敬！

任达之

一九八三年元月八日 于北京

目 录

- 前 言.....任达之
- 日寇在雁北的大屠杀.....古鸿飞（1）
- 王参议员完如撰文痛斥敌寇残害儿童.....（6）
- 日军血洗阳高实录.....任达之（7）
- 日寇侵占阳高城目睹记.....田 秀（13）
- 大祭肉丘坟.....刘振铎（16）
- 天镇县城“八·八”惨案.....曹宏顺、王其正整理（20）
- 霜神庙惨案亲历记.....王振文（28）
- 城墙洞集体屠杀亲历记.....周 炳（32）
- 枪口下余生记.....贺 贤（34）
- 我对马王庙惨案的见闻.....高 弼（36）
- 老牛坛惨案.....广灵县委党史研究究（39）
- 张岔惨案.....广灵县委党史研究室（41）
- 房庄惨案.....广灵县委党史研究室（43）
- 黑鱼洞惨案.....广灵县委党史研究室（45）
- 南关陆家惨案.....广灵县委党史研究室（47）
- 日军在浑源制造的惨案.....浑源县委党史研究室（49）
- 唐家庄惨案.....刘开贵整理（58）
- 唐家庄惨案幸存者控诉.....刘开贵整理（61）
- 血染灵丘.....海志宽整理（63）
- 吕书化回忆其丈夫被杀害的经过.....（71）
- 刘莲桂诉述其亲人被杀害的经过.....（73）
- 丁仰轩回忆其父被杀害的经过.....（75）
- 无辜儿童遭轰炸.....（77）

上北泉惨案·····	(78)
招柏惨案·····	(79)
蔺家店惨案·····	(80)
龙玉池惨案·····	(81)
灵丘敌举行“祭桥礼”两儿童惨遭砸死·····	(82)
敌寇残暴绝伦灵丘刘庄发生惊人惨案·····	(83)
社论：为刘庄惨案而控诉·····	(84)
“三·一”惨案纪念碑文·····	(86)
刘庄“三·一”惨案歌·····	(87)
刘庄“三·一”惨案的幸存者刘继功的控诉·····	(89)
刘庄“三·一”惨案死难者姓名·····	(92)
日军屠城记	
——朔县城“九·二八”惨案·····刘福斌	(94)
日军朔县屠城亲历记·····徐 宝	(101)
开幕典礼会上蔡参议员痛斥敌寇·····	(105)
朔城利民四门紧闭敌再大肆捕杀·····	(106)
左云城“九·一八”惨案·····孟广华整理	(107)
“左云惨案”幸存者的诉控·····	(111)
日军在山阴制造的12起惨案·····	(113)
“六·一五”惨案·····康福厚、董 海	(137)
日寇在茹越口的暴行·····薄效仕	(138)
小石口惨案·····徐国武	(140)
下社惨案纪实·····张志明、赵柱家	(141)
屠杀无辜 惨绝人寰	
——刘晏庄惨案始末·····周子君	(147)
大王惨案·····郑 成、尚魁、王公亚整理	(149)
大同敌再度大屠杀 百余知识分子被害·····	(151)
大同敌寇的骇人暴行·····丽 生	(152)

日寇侵占大同后制造的一次惨案·····	全世昌 (155)
虎口余生记·····	范印口述 (161)
仇满“万人坑”	
——日本帝国主义残杀我国劳动人民的铁证·····	(168)
嘴流屯惨案·····	董海, 贺贵亮整理 (171)
张崖沟惨案·····	(175)
白家辛庄惨案·····	(181)
干柴沟、蒜畔沟惨案·····	(185)
王家泉子、后沙沟惨案·····	(187)
上乃河惨案·····	吴丕业整理 (189)
大庙坡惨案·····	苏壁、石介轶整理 (192)
只泥泉惨案·····	吴丕业、朱明亮等 (195)
南坪惨案·····	董祺文、朱明亮等 (199)
侵略的罪证 血泪的控诉	
——回忆老汉坪惨案·····	张柱国 (201)
腥风血雨 千载难忘	
——老汉坪惨案记·····	繁峙党史研究室 (204)
抗战时期重大惨案统计·····	(208)

日寇在雁北的大屠杀

“七·七”事变后，日寇沿平绥（京包）线长驱直入。9月7日，日寇东条英机部突破天镇的盘山防线，晋军溃败而逃，不到一个月时间，雁北13个县城，就被日寇全部占领。从此以后，腥风血雨笼罩了雁北大地，侵略者的屠刀对准了人民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期间，日寇屠杀雁北人民有3万多，烧房15万间，抢粮2.5亿石，抢大牲畜5万头，抢猪羊15万只，抢被服200余万件，抓壮丁1万人，抓夫要工5000万个。其中，大的惨案就有38个。这是雁北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它记载着民族的耻辱和仇恨。

1937年9月9日，日寇首先侵占了阳高城，开始了血腥大屠杀。侵略者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把600多名青壮年驱赶到南门瓮城内，早已密布在城头上的轻重机枪瞄准了人群。顿时，枪声大作，呼喊惨叫，尸体狼籍，血流成河。9月12日，日寇又进行大清乡，沿门逐户搜查清洗，凡是没有“良民证”的男子，都遭到残杀，仅南大街一个公共厕所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多具尸体。南街一家商店，就有18名男子被刺死在厕所坑边，悬楼街底五个门内，被杀死30多人。仅此两次，阳高城被集体屠杀达1000多人。

就在阳高被屠城的同时，天镇也遭血洗。9月12日，日寇用重炮轰开天镇东北城角，蜂涌而入，在五处共残杀2200多人；北月城内，日寇将搬运完麻袋的200余名手无寸铁的群众，用刺刀一一挑死；马王庙前，300多名被驱赶来的男子，遭日寇刀砍枪杀，无一幸免；云金店外，变成鬼子的屠宰场，300多名群众横尸街头，惨不忍睹；胡神庙处，日寇先把一名群众的头颅割下，放在

桌子上相威胁，接着又对500多人恨下毒手；大操场外，日寇进城的第二天，将强迫而来给日寇搬运物资弹药及挑水的500多群众，用机枪扫，用刺刀捅，全部残杀。此外，被日寇奸污致死的妇女，难以统计。张大喜妹妹年仅15岁，被五六个鬼子轮奸而惨死。16岁的贺花子遭日寇强奸时，奋力反抗，被兽兵枪杀。面对敌人的屠刀，有许多群众临危不惧，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西街东铺木匠吴唐，手持铤子藏在铺门背后，接连劈死3个搜查的鬼子，最后中弹而死。

1937年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晚上11点，左云人民正在酣睡中，不意大祸临头，只听一声巨响，南城门被轰开，横冲直撞的鬼子兵如一群凶残的野兽，对大梦初醒的人们，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从深夜到第二天凌晨，200多群众横尸街头。请听几位幸存者的控诉：

宋二仁：那一天，我们家被日寇杀了四口人，有我父亲、二爹、三爹及叔伯二爹。他们死的很惨：我父亲身上被刺刀扎了13个口子。我三爹先被鬼子用铁丝把手心穿住，折磨了一会儿，把他的头砍掉，推进火坑，最后被烧的就剩下半截身子了。

王福功：我们院紧靠南城门，鬼子一进来，就把我爷爷、姑父、姨父及两个本家叔叔赶到南房，然后被鬼子刺刀乱捅，推到窖子底下，放上干柴，倒上汽油，点火烧死。我父亲先藏在煤房里，听到院里惨叫声后，跑出去一看，被鬼子发现，也被推到正在燃烧的窖子里。我母亲见死了这么多亲人，带上我和六姐就往外逃，一出门，我姐姐腿上被打了一枪，为不被糟蹋，投井自亡，她才17岁。那一次，我们后院就横躺下四、五十具尸体，紧靠我们院的常糖坊，死了70多人。

1937年9月20日，日寇板垣师团侵占了灵丘城。23日清晨，日寇紧闭城门，进行搜捕。凡是男子（连同小孩子），全被驱赶到大马场、奶奶庙前的菜园、财神庙及老君庙后的空地，600余名群

众被机枪扫射而死。日寇还把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连老年人的裹脚布也撕掉），抽打着，让她们裸体扭舞，鬼子兵在一旁取乐。然后，集体进行轮奸，凡不从或反抗者，当场被残杀。以后，日寇又在这三个杀人场所进行杀人“比赛”：把抓来的群众绑成几串，手执钢刀的刽子手站在后边，只要能利索地一刀砍下人头，就算“优胜”，受到“称赞”，完全是一群杀人魔王的凶残嘴脸！

日寇杀人之多，手段之残忍，莫过于朔县城。1937年9月28日，日寇用坦克撞开北城门，连续进行了三天大屠杀，近4000名群众（约占朔县城一半人口）倒在血泊中，南城门外城壕内堆满了尸体，大街小巷横尸遍地，血染长街。死里逃生的徐宝回忆了当时的惨景：

我们全院共11个男人，其中有我和叔父、哥哥、弟弟、侄儿、侄女女婿，还有姓尉的一家，被日寇用井绳串在一起，押到二道巷。这时，巷内已挤满了人（足有几百人），鬼子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来回走动，不时向人们踢一足，或刺一刀，还有的鬼子用小刀子在人们的脸上乱划，惨叫之声此起彼伏。人们预感大难临头，有的人拔腿而逃，但却被日寇当场打死。后来，鬼子拿来细铁丝，把人们的脖子缠住，或把鼻子串住，以防逃跑。然后，把我们押往南门外一片空地上，这里已有2000余人，后面陆续押来的还很多。大约在后半晌时，大屠杀开始了，枪杀声，惨叫声，混成一片。傍晚的时候，我跟17岁的侄儿徐增寿也被押到杀人的地方，这里一段护城壕，有100多米长，尸体已经填满一半。我们这一伙有几十个人，面向死人堆跪着，背后站着鬼子兵。一个指挥官一声令下，鬼子兵便把刺刀捅进我们后背。可能是被捆得时间长了，我全身麻木，虽被捅了三刀，没感到多疼痛，神志也还清醒。我的侄儿倒在我的身边，他被刺了八刀。一会儿，我侄儿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了，他的死而复生，使我产生了求生的欲望。

我俩费了很大劲，从死人下面钻出来，将绳子咬断。爬出了这个死人壕。我们爬出一段路，忽听有汽车响声，接着城壕内变成火海。原来是日寇用汽车拉来谷草，堆在城壕里的尸体上，浇上汽油在焚尸。

除了县城之外，日寇还在雁北农村制造了数十起吓人听闻的大惨案，如怀仁县的刘晏庄、浑源县的唐庄、山阴县的老洼沟、应县的小石口、下社、平鲁县的白家辛庄，杀人都在百人以上。特别是灵丘县的刘庄，全村160户，近500人，一次被残杀243人。断门绝户者有35家。1943年3月1日凌晨，上北泉日寇队长佐藤带着七、八十名鬼子和汉奸、清乡队，闯进了刘庄。用刺刀驱赶群众。刘勤女人刚生小孩没几天，出不去，当场被鬼子用刺刀挑死。哇哇哭叫的婴儿，被鬼子兵用刺刀挑起，摔到墙上，凄惨而死。靳大海不满3岁的小孩，正在呼呼入睡，也惨遭刀杀。全村男女老幼被赶到刘檀院内3间西房里，接着，敌人抱秸草，堵门窗，洒汽油，用火烧，大难临头。刘庄人民无所畏惧，砸破窗档，跳到院里，与敌人展开肉搏。敌人两挺机枪疯狂的扫射，群众一批一批地倒在火海中。刘某的女人怀孕临产，被烧得腹腔崩开，胎儿掉出，母子同死。这次大惨案，仅儿童被屠杀了60名，令人目不忍睹。事后，《晋察冀日报》揭露日寇这一暴行，并发表了《为刘庄惨案而控诉》的《社论》。文中写到：

“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正义的人类控诉：日本法西斯这样对于我们和平居民的大批屠杀，实在是世界上最野蛮最无耻的行径；一切文明的，稍有起码道德观念的人类，都不会干出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只有那些全世界文明与进步，和平与自由的公敌——法日意法西斯匪帮，才会以残杀无辜的居民当作自己得意的杰作！”

杀人成性的日寇，动用了各种凶残武器。1940年3月13日，雁北妇救会干部李桂芳等12名女同志和5名伤病员转移到平鲁县

张崖村南的煤窑里，被敌人发现。惨无人道的日寇向煤窑里施放了毒瓦斯，结果，除1名女干部经抢救脱险外，其余的同志全部被毒死。

1942年11月21日，《晋察冀日报》揭露了日寇的又一件吓人听闻，看后令人发指：

这年10月15日，日寇在广灵到灵丘间的狐狸河上举行“祭桥礼”。残暴的鬼子兵把抢来的1个男孩和1个女孩，捆绑在桥桩上，全然不顾孩子们的哭泣和哀叫，活活地把他们砸死在桥头，真是凶残、暴戾如同禽兽。

被称为“活地狱”的大同敌寇宪兵队，专以杀人为职业。1943年1月12日《抗战日报》揭露说，囚禁在大同秘密监狱的就有1200余人，仅知识分子被屠杀的就有500多人。1942年12月31日，大同宪兵队诡称“破获共产党大同市委”，一次抓捕了150余名知识分子，当即有32人被活埋于大同郊外，其余被关进大同和张家口监狱，施行了各种毒刑：吊起打、石条压、用火烧、浇水冻、灌辣水、钉竹签、上蒸笼、下水牢、过电刑、以狗咬……有的当场毙命，有的病死监牢，前后共杀害知识分子70多人。

1982年，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审定历史教课书时，把侵略说成是“进入”，妄图歪曲和粉饰侵略中国的历史罪行。上述所记日寇在雁北的大屠杀，虽然只是九牛一毛，但足以对所谓“进入”作一注脚。日寇欠下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是世代不能忘记的！

古鸿飞

王参议员完如撰文痛斥敌寇残害儿童

(本报讯)雁北参议员王完如，昨撰文痛斥敌人对雁北儿童的摧残暴行。内称：在敌人“扫荡”时，因鉴于敌人的残暴，儿童们都随着其母到深山野地里躲藏，冬天还须忍着饥寒蔽在雪里。常有因走不动或躲藏不及被敌人抓去者。敌人捉到四、五岁的儿童，常放在马上，鞭马疾跑，儿童怕得大哭，摔下马跌破脑袋摔断手指时，敌人站在旁边拍掌大笑，以此为乐！十二三岁的儿童，则被迫作苦工，敌人往来巡视，常把百余斤重的石头压到儿童身上，要儿童背着下坡，儿童背不动，倒栽下来，跌断颈骨脊骨或压得口鼻流血，敌人即狂笑不已。又常把许多儿童集合在一起，迫儿童们互相扭打以为戏，非至两方头破血流不止。如果双方不认真打，敌人即一手一个。捏着脖子，将两个小脑袋，不分耳目口鼻，不断的猛力乱碰，直至儿童血流满面，哭的力竭声嘶，才把儿童摔到地上，站在边上的敌人笑成一堆，打着不三不四的中国话叫：“再来一个”。其他如把正在吃奶的婴孩用刺刀挑至半空，强迫母亲眼看着自己亲生骨肉，从嚎啕以至挣扎气绝，母亲们因此痛绝而得精神病者极多。此等惨绝人寰的暴行，使人闻之莫不发指。但这仅是对婴孩儿童的摧残，其他暴行尚百出于此。

摘自《抗战日报》

1942年11月5日

日军血洗阳高实录

任 达 之

(一)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于7月8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当时，蒋介石虽然也被迫发表了庐山讲话，提出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晋绥当局的阎锡山也被迫发表了“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但是，他们执行的是一条不要人民参加的抗战路线，不可能抵御日军大举进攻。

战端一开。蒋、阎指挥下的李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部队不断路经山西省阳高开向察哈尔柴沟堡、张家口方向。据说要据守天镇县永嘉堡至盘山地区构筑的国防工事，进行抗战。阳高全城的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队一队地开了过去。虽然对他们的豪言壮语将信将疑，但出于抗战的热忱，觉得只要能抵挡一阵，也不失为中华儿女、炎黄子孙。因此人民把一袋一袋的白面一车一车地送到他们的驻地。但是，曾几何时，蒋军也罢，阎军也罢，在敌人面前不是望风而逃，就是一触即溃。一个从前线退下来的李服膺部的医官说：“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还没看见日本人是什么样子就叫撤退，过洋河时连电台都丢到了河里，真是不狼狽”。

日军长驱直入，沿着平绥路前进。人们亲眼看到蒋、阎败军纷纷溃退下来，涂有膏药旗的敌机几乎每天都来阳高城空袭，少时20多架，多时60多架。城里当官的为了躲避空袭，天不亮就起床，

慌慌张张地往城外跑，一直等到天黑才回来，哪还管什么有无公事要办。城里的警察们倒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血气，当敌机来临时，仍出动在街头，指挥群众疏散隐蔽。不久，县太爷、省委员带领属员们干脆借口防空，下乡办公，溜之大吉。临近县城失守的前两天，警察局长竟然把警察的枪支全部收缴入库，警察们扛着行李纷纷回了家，警察局长也不见了。见此情形，老百姓无不愁肠满肚，坐在一起，众说纷纭。都感到靠国民党抗日已无指望，一时县城陷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在县城沦陷前二、三天，阎军72师一个团从前线退下来，驻进县城，虽已溃不成军，但还装腔作势。扬言要“与城共存亡”，他们抓民伕，挖工事，堵城门，索粮要款，不一而足，统共3个城门，堵了两个，只留西门，出入还要通行证。

1937年9月8日，阳高已经隐约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敌机一连来了两批，轮番轰炸扫射，城里城外的群众都有伤亡，人们处在惊恐之中。不到晚上，老百姓的大门就关上了。大街小巷空无一人，一座两万人的县城，象死一样的沉寂。

(二)

9月9日，午夜过后，突然一颗炮弹嘶叫着划破寂静的夜空。紧接着喊声大作，枪炮齐鸣，——敌人开始攻城了。扬言要“与城共存亡”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吓得丧魂落魄，胡乱地扔了一阵子手榴弹，便越城夺路而逃。阳高城就这样落入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日军端着明晃晃的刺刀，迅速把群众包围起来，逼着人们向城中心前进。一路上，挨户抓人，遇到零星行人也不放过，有个开炭栈名叫阎友的人，早晨去看望老母亲，被日本兵发现，追到一个小巷里，将他抓走。还有位当过联合校长的杨伯元去看岳父，也被日军抓去。日本兵把群众统统驱赶到北大街口，勒令跪下，不准

动弹。此时，日本大队人马已入城。大街、小巷以及所有空场塞满了坦克、大炮、汽车、洋马和兵士。沿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敌酋下令：“抓到的人，如无人保释，一律按便衣队格杀勿论”。后来日军只将人群中两三个有声望的长者释放（包括知识界的一位梁老先生和商业界的孙老掌柜）。然后这几个人又去找商会会长刘藻，请求以商会名义保释这批无辜的群众，但往返数次，均遭拒绝。

数百名百姓在敌人的逼迫下跪着，饥痛难耐。约下午4时许，日兵押着青壮年向南大街走去，到寺巷口时，有个胆大的青年突然离开人群向巷内撒腿就跑，日本兵发现后端枪就打，那个青年应声倒在血泊之中。这一来，人们才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霎时间，人群象开了锅的水泡，喊爹叫娘，四处冲撞，乱作一团。当人群被驱赶着走到南门外的瓮城，日军下令再叫人们跪下时，人们象发了疯似的拚命地向端着枪的日本兵冲去，挣扎着、呼喊着，想冲出死的罗网。但是，早已密布在城头上的轻重机枪已经对准了人们的胸膛、善良无辜的人们，就这样在罪恶的枪弹面前，一群群地倒了下去。

在机枪狂叫的时候，有的父亲把儿子压在身下，有的哥哥把弟弟搂在怀里，以自己的肉体掩护了亲人的生命。还有个别青年在混乱之中钻进勒马神庙，爬到天花板上隐蔽起来。这些极少数幸免于死的人，在敌人不再看管现场的情况下才从死尸下爬出来，从天花板上爬下来，逃出城外。有个叫赵连堂的青年农民，跑出来后背上还带有一颗没有穿透骨头的机枪弹头。这一次残遭枪杀的群众有600多名，过了数天敌人才允许将尸体就地掩埋。

日本人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乡，特别是9月11日这一天，敌酋下令：“明天中午12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那个拒不保释群众的商会会长刘藻，不是想方设法组织力量加快填写“良民证”，

而是让少数人象描花一样，扣上碗圈，划上格子，然后填写，还要加盖日酋的章子。这么多繁杂的手续，一夜能填多少？恰巧天不作美，晚上下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住址拥挤着，等待着领取“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十点，敌人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地挨门挨户搜查，咯咯的砸门声，的里嘟噜的喝骂声，妇女儿童哭叫声，交织在一起。凡是没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枪杀，有的用刺刀戳死。许多妇女为了保全丈夫的性命，不顾敌人手枪、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有18个男人被逼赶到西南大街一个公厕坑边，敌人先是用刺刀戳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18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100百多具尸体，悬楼底街5个门内也杀死30人之多。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军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后扔进煮饭锅里。这一天，日军究竟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但估计至少有4、5百人之多。

就在这一天，西北街被抓出150多人，逼至西门瓮城内，眼看又将重演9月9日南门瓮城那样的惨剧。一位叫张守恒的老街长，挺身而出，力保都是良民，恳求不杀。敌人可能出于政治上的目的，终于全部释放了。

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一座两万人的县城变成了死城。至于少女、少妇惨遭奸污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所杀。东街有个姓郝的（郝天福）一家女、媳，因忍受不了敌人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全家13口人晚上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集体投井自杀。他们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中，2人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杀。第二天，日兵又去发泄兽欲，因找不到人，逼着同院一个姓王的青年去找，那里能找得到呢？无辜的青年也被兽兵用刺刀捅死。在阳高城，象郝家15口人含恨而死的究竟有多